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上

宋　袁樞　撰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　齊主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

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謟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

已畧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絶贈太尉錄尚書事

諸侯在宫中者莫敢舉聲惟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踈率無行嘗為

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

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為祕書丞

盜華林遍畧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為民顯祖雖憎其數

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

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

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

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謟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

子故事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黄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

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

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内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矟幡數百上皇以為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不得呼叔上皇愈

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祕書監祖珽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彦深元文遥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彦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遥彦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

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鐶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寛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

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　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兖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和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

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黄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祕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録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内貴臣一無改易三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

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父而不舉恐有它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賛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内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

祖珽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録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遥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宫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

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
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
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
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
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
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怱怱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
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
賜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

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敞等云文遙與臣並爲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爲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敞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敞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爲兖州刺史文遙爲西兖州刺史葬畢敞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敞不許數日之内太后數以爲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敞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敞曰吾受委不

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畝畝正色曰令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諸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

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覲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朝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語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

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宽惜之復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史領軍總知內省機

容宫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宫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宫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

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彦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畧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

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彦深為司空和士開録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

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啓禀由是與士開有隙　夏四月壬午齊以瑯琊王儼為太保瑯琊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横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瑯琊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

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
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説儼曰殿下被疏
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
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
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
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
勑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
琊受勑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

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
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
函云有勅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
就臺斬之儼本意惟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
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
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
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
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

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啓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

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擐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於帝曰瑯琊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鐶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

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内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内叅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宫中每食必自嘗之　九月齊祖珽説陸令萱出趙彥深為兖州刺史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説帝曰人稱瑯琊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懐恐

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轝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

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内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纓䩨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顒幽

太后於北宮仍勅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遥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

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内自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

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羡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强鄣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絶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惟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

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勲州刺史韋孝寬密
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
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
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
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
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
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
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

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間惟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

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絃冐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録光家珽於都省問所

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斑厲聲

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鬬者不問

曲直即杖之一百斑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

中何宜爲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

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

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

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

伏恩等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

曰勅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

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

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誅世達

世遷世辨世酉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珽與侍

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

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

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

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

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又斛

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
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
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主
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
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
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
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

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

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
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
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録尚書
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
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
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
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

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惟須殺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

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
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
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
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
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
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沖不問琁日
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
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

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覼之大是奸臣人
實難知老婢𤸇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
詐出勅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
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
推出栢閤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
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
射孝言昭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
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

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為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　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

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議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雎遂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幷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

諫時貴臣趙彦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雎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黄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産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　二月齊主言語澀吶不喜見

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録奏事莫得仰視皆畧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冠盜不自貶損惟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

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内參拒鬭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并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蠧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

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闘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禄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侍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

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有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讐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

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鴉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

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鋭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内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

道路以日此易取也帝大笑二月丙辰使譙與小司冠元衛聘於齊以觀釁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　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趙王盛同昌公侯莫陳瓊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迥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

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中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内史上士宇文弢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位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

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強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　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舡焚浮橋橋絶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既克

南城圍中潭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傅伏謂行臺乙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惟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

杞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廷儁公直勤敏儲偫有備百姓安業疆埸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烏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

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
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
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
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
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
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
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
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

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刼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棲原伐栢為庵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主分

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棲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庵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彦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

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渡汾追及周主於玉

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遥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

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渡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

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疾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

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塡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

情駭亂不可復振顧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妝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勲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褘翟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

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惟慮後變汝善為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

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
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
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
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
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
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
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
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

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之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幷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幷州兄自取

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惟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

湯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惟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録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舊習事為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

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
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
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
王唐邕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千子
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
顯貸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
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内參十餘家齊主聞
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

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已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黒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矟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

相塡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鬛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

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慊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叚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

齊主以爲司徒廷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徇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

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悦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勱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噬取

之勳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勳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勳攘袂曰今西冦已據并州逹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勳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强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

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
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
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恟懼莫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
屬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
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
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
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
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將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

刺史相顧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黄門侍郎顔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

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偽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

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張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惟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渡河

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

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内参田
鵬鸞西出参伺動静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
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
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髙阿那肱密召
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
皇由是淹留自寛周師之闗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
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
已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

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各隨蔭叙録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并可毀撤瓦木并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

令高緯為手書招滔滔不從憲軍至趙州滔遣二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令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滔書曰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滔陳於城南以拒之滔所署領軍尉相顧詐出畧陳遂以衆降相願滔心腹也衆皆駭懼滔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

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湝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畧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馬周主以齊

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湝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眾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

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隷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惟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戸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踈屬有勇畧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　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

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幷州復遣韋孝寛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謂孝寛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

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佗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之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

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惟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凰為

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毁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畢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髙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髙祖勝而愈儉

十月周人誣温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惟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徒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道齊周主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十二月高寳寧自黄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寳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

招安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為開府儀同三司

宣帝大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為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暱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

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運迥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惟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　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

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宫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

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
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假
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
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不得至東宮有過
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
堪立邪乃以東宮官屬録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
子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
内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

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宫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内宴上壽捋帝鬚曰可愛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宫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

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九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　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
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
為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曽無戚容捫
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閲視高祖宫人逼為滛慾超拜
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内史中大夫委
以朝政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内外
公除帝及六宫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

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爲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疎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

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别室至即執之憲自辨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

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為皇后　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為大後丞周主之初立也以

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䟽以為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恵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攝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

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
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
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
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
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
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
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
其五高祖斲雕為樸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

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内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魯王

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爲皇太子　二月周徐州
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
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
鄰接强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
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
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
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
捋須事帝使内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

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竪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於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

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總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惟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將出賜死於家時宇文神舉為幷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

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位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

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黄眉墨粧每召侍臣論議惟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搒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内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

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户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

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為天制敕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温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還自伐陳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并其衆推諸父為主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

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温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南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緑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内外命

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彦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大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悦免彦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天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

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　夏五月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閒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明自若乃止内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為帝所忌情

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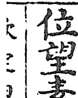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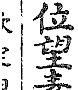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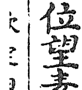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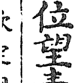
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内欲屬以後事天元瘖
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
内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内史大夫杜陵韋謩御正下
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
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
裘倓之孫也是日帝殂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
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
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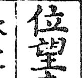
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
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
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
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
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
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
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
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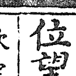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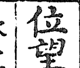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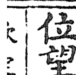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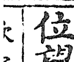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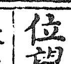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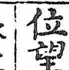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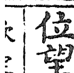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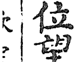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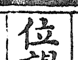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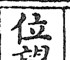
洛陽宫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太后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以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虚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黄鉞左大丞相秦王贄為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

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

譯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二人由
是怨德林内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
多計畧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
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為相府司
録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
進贊贊甚悦之昉因説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
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
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



為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子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

葬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寛為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乂為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寛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　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寛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韋孝寛孝寛留貴與語以

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
以伺之孝寛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寛孝寛問
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對孝寛怒將斬之藝懼悉以
迥謀語孝寛孝寛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
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
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寛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
遂遲留不進孝寛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
裒詣迥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

聞之殺𥙷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寛為行軍元帥郕公梁士彦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

行軍總管以討迥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迥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迥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剌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贄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為益州總管　周青州總管

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冑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兖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恵以城降迴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

勝為刺史紀豆陵恵龕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恵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迥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鎻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内史大夫柳裘詣穆為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

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寛述穆意穆兄子崇為懐州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値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迥子誼為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迥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迥遣宇文冑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

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迥遣檀讓狗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冑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為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殽就之招引入寢

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
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
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冑坐於户側冑順
之孫也弘冑皆有勇力為堅心腹酒酣招以佩刀刺瓜
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
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
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
如是招偽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

三招㨂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

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寛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寛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寛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與内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

令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令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鄭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

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録高頻請行堅喜遣之頻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鄖隨温應土順沔㶏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

為前軍都督趣南兖州　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難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皆

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强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熲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栰熲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一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寛軍半渡而擊之孝寛因其却

鳴鼓齊進軍旣渡頻命焚橋以絶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

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寛縱兵圍之李訶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為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謂迴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寛盡阬之勤

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欵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為長史達拏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寛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嵌檀讓以餘衆

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為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大

潰爭投洺水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迥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為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疎之恩禮漸薄高熲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誼司馬消難未平堅憂之

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熲代昉為司馬不忍竅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郢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來奔　九月庚戌以隋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

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惎
髙阿那肱乙佛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
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
旬時出奇兵擊惎等破之會梁睿至惎等遁去睿自劍
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佛虔城守親帥精兵五
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惎虔以城降謙將
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
髙阿那肱劍南平　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

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賛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隨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庚季才勸隨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冊大宗伯

趙煚奉皇帝璽紱禪位於隨隨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
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
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祠於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
子勇鎮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為太子
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
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御史都
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
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

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録京兆虞慶則為内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内郎李徳林為内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吕氏為元明皇后丙寅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煚為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

恐權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

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㲄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㲄由是竒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恵亦依違從之李徳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酆公真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賛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兊荆公元宣帝子莱公衍郢公術皆死徳林由是品位不進　五月隋主潛

害周靜帝葬於恭陵以其族人洛為嗣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冬十二月　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

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

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

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

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

劒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劒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

疑有變伺其所為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

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絶於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

又斫后數下乳媼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媼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惟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

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内空虚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内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為台鼎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温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内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

奔隋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客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為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為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刺史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

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為中

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帝病創臥承香

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栢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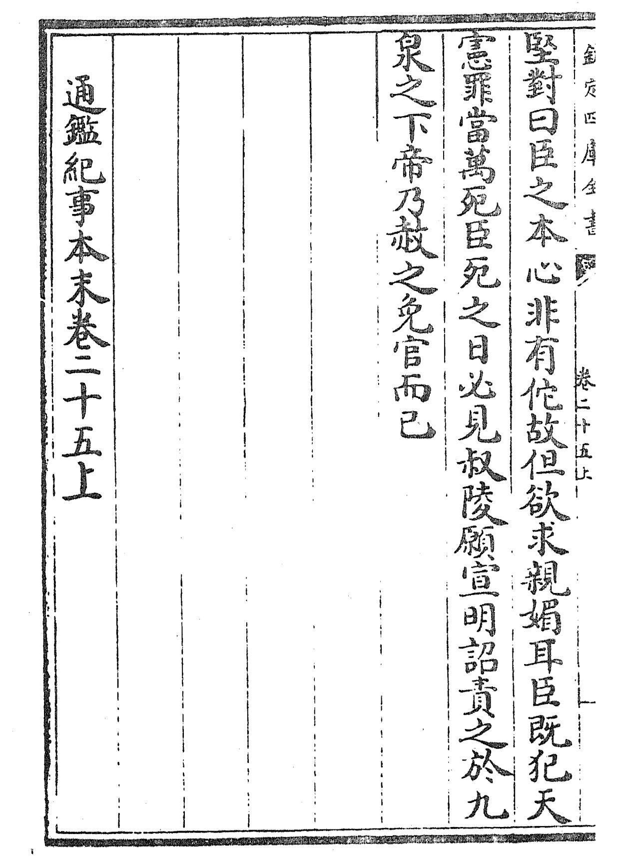
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為始興王奉昭烈王

祀　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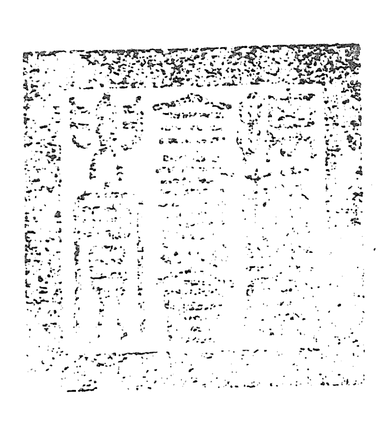
故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

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於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



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